

无
WU
婚
hun
时
shi
代
dai

张宏○著



无
婚
时
代

张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婚时代 / 张宏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108-1380-1

I. ①无…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4449号

无婚时代

作 者 张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俊峰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30.25
字 数 71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80-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据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自诞生之日起，迄今已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其间世事沧桑，历经无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今日的世界文明。

诚然，人类文明的大厦并非一蹴而就；社会进化的脚步也不总是按部就班的。如果说，从原始人类的茹毛饮血到中世纪的农业经济，在长达三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一直是在靠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系自己艰难的生存；那么，自欧洲首倡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时代到信息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在短短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内，人类文明竟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无疑也是不争的史实。由此可以想见，今后社会发展的势头将会更加迅猛。

亲爱的朋友，您可曾想过，再过五个世纪，我们的社会形态会有怎样的演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会有怎样的变异，科学技术会有怎样的进展，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副怎样的面貌呢？

笔者纵观历史的发展轨迹，基于当今世界的社会现状，通过大胆而不失审慎的思索，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对五百年后地球上的社会形态、科技成果、文化色彩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一番写意式的描绘，以期勾勒出心目中未来世界的几幅幻景。

五百年，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讲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今后这个五百年间人类在意识形态上也许要发生某些颠覆性的变化。到那时，金钱将失去魅力，实现自我将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人们拒绝婚姻，拒绝生育，绝大多数人选择独身生活；家庭的消亡使爱情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一对一”式的恋爱模式被“多元互恋”所取代，“博怀广爱”将成为时尚。

笔者撰写本书并不奢望要论证什么，只不过是想借此记录一下思维的痕迹而已。对于书中的某些文字，或许会有人诮之为痴人呓语。笔者对此无意辩解，而愿听凭历史的裁决。

张宏

2011 年秋

于京东香河怡心园

目 录

一、再生.....	3
二、蓝湖疗养院.....	14
三、餐桌革命.....	61
四、情溢钱江.....	98
五、生育署.....	138
六、抚幼园.....	171
七、情友社.....	214
八、百题沙龙.....	260
九、小楼风波.....	296
十、颐年村.....	341
十一、教化院.....	387
十二、远行.....	430

引子

20 世纪末叶的一个仲夏，位于太平洋西岸 SH 市的著名学府 FD 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代越随该市登山队攀登青藏高原上的一座无名雪山。为了挑战无人敢于涉足的北侧山坡，代越独自在陡峭的冰川上奋力攀登。在即将到达顶峰的时刻，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雪崩。顷刻间，巨大的雪体将代越吞没。从此，这位勇敢而富有才华的青年学子便长眠在海拔 7800 多米的雪山之巅。

一、再生

1

公元 2495 年 3 月 18 日下午，2306 社区首府钟山市。

清源大学医学院遗体再生实验室内。巨大的无影灯下，一位面容清癯的年轻男子仰卧在一架构造复杂的长方形平台上。他双目微闭，神态安详，仿佛处于深度的麻醉状态中，只是缺少呼吸和心脏的跳动。

平台上的青年人全身赤裸，形形色色的电极附着在他身体的各个部位，一簇簇五颜六色的导线把这些电极联结起来，又分别归笼到平台周边的各个孔隙中。平台的下面是两条光滑的平行导轨，平台可以在导轨上前后滑动。导轨的一头有一座拱门形的巨型装置，它的中央有一个深深的孔洞，平台可以沿着导轨滑行到孔洞中去。导轨右侧是一排长长的操作台，台面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仪表、按钮、荧屏和频频闪烁的指示灯。十几位身着白色长罩衫的医务人员坐在各自的岗位前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正在通过物理的、化学的、生物以及医学的种种手段，促使这具五百年前的冰冻遗体起死回生。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在这些人身边来回地走动，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他们的工作。

“3 号，血压多少？”指挥者向穿着 3 号工作服的医生问道。

“报告主任，血压为零，心脏尚未起搏。”

“增加 6 毫安电流，调整脉冲频率，继续进行核磁按摩。”主任果断地向 3 号下达着指示。

“明白。”3 号遵照主任的吩咐将机器的工作参数进行了调整。

“5 号，呼吸有了没有？”

“报告主任，呼吸尚未启动。”

5 号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胆怯地望了望主任，目光中流露出几分自责。

“可以加大一点氧压，同时减缓一点策动频率，不要着急，呼吸会有的。”主任朝 5 号挥挥手，又向别的岗位走去。

平台在导轨上缓缓地移动着，仰卧在台面上的那位青年男子时而被送进主机的孔洞中，时而又被导出洞口。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医生们焦急地期待着生命的重现。

两小时过去了，平台上的青年人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仪表上没有出现任何显示生命体征的数据。主任依然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作业组的工作，那张自信而乐观的脸却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时钟敲响了晚七点，又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遗体依然没有复苏的迹象，主任的额头上浸出了几颗豆粒大的汗珠。

“报告主任，心脏开始起搏，血压有了！”3号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

主任示意3号不要大声说话，随即快步朝他负责的那段操作台走去。从心电图屏幕上，主任看到原来那条代表零血压的平平的直线变成了等间隔的波峰和波谷，这说明人体已然有了正常的心脏搏动。

“报告主任，呼吸也有了。”5号尽力压低自己的声音，脸上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

主任转身朝5号负责的岗位走去，还没到跟前就听到又一个喜讯：“报告主任，脑电图出现了。”这是7号医生的声音。

啊，太好了，他终于复活了。主任不由得一阵惊喜。可他马上又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不可以高兴得太早，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像是一颗尘封千年的种子，在它未发芽时总是有希望的，可一旦萌发后幼芽夭折了，就永远不可能再生了。

2479年，清源大学医学院教授苏霁博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遗体再生实验室。此后16年间，先后有487位失去生命的人在他的手下获得重生。这些人大部分是因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丧生的，此外也有一些是几百年来因身患绝症而自愿冷冻保存身体的人。这些人都是抽空体内的血液后再经超低温冷冻处理的，复活生命不是很难的事情。因遭受自然界冷冻而丧生者有7例，其中4人生还，3人未果。

面对眼前这位被冰雪掩埋了五百年的青年，苏霁主任心中并没有多大把握，因为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中，人体组织难免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可喜的是，这位20世纪的罹难者显然有了复活的希望，真该感谢上苍的好生之德呀。

生命的活动出现了，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相继开始了运行。但主任不敢掉以轻心，下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稍有不慎就会断送这位老先辈的生命，这样他就永远不可能再生了。

主任疾步穿梭于各段操作台之间，亲自查阅数据，监测图像，不断调整机器的运行状态。主任就像一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亲自掌舵的船长，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条刚刚复苏的生命。作业组在苏霁主任的带领下经过16个小时的奋战，终于使平台上这位青年人体内的一切系统和组织恢复了功能。

啊，他复活了！白衣天使们个个喜形于色。

这时，一抹晨曦从东面的窗帘缝隙中投射射进来，天已经大亮了。

随着主任一声“导出”令下，平台从主机的孔洞中缓缓滑行出来，一位生气勃勃的英俊青年蓦然出现在大家面前。面对医生们的笑脸，青年人眨了眨眼皮，一双乌黑的眸子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

“您好，老先辈。”主任躬身冲青年人笑了笑，用平和的语气问候了一声。

青年人的目光更加惊异了，他转头向周围看了看，怯生生地问道：

“请问，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里是清源大学医学院遗体再生实验室，我代表全体同仁欢迎您的光临。”

主任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作业组的医生们也纷纷向复活的古代客人鼓掌致意。

“清源大学？”青年人困惑地眨着眼睛，“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所大学？我刚才正在攀登一座雪山，怎么突然间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先辈，事情是这样的。”主任抑制着内心的兴奋，用尽量平和的语调说。“我们社区的科学考察队昨天下午在青藏高原的一座雪峰上发现了您的遗体，他们把情况报告了社区民生署。民生署请我们实验室设法营救，我们当即乘变翼高速直升机赶到现场把您接到这里。经过大家连续16个小时的努力，您终于在今天的曙光中复苏了。”

“噢，我想起来了。”青年人用手掌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我昨天登山时遇上了雪崩，被铺天盖地的积雪埋住了，从那以后就失去了知觉。感谢大家救了我，可是不明白，您怎么可以把我称作老先辈呢？”

主任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您是20世纪的人，可我们却是生在25世纪，难道您不该是我们的老先辈吗？”

“先生，您说什么？25世纪？！”青年瞪大眼睛看着主任。“您不要开玩笑，您说实话，现在究竟是何年何月？”

主任见青年有些着急，便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是公元2495年3月19日，星期六。”

“您说什么，2495年？这么说，我已经被冰雪掩埋了整整五百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青年人连连摇头说：“在我的记忆中，雪崩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算上各位抢救我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两天之前的事情，怎么可能会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呢？”

青年人情绪有些激动，任凭主任怎么解释，他也不肯相信自己已经被冰雪掩埋了五百年。

“老先辈，您不必着急，往后您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自然就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主任耐心地劝慰着。

“不，我现在就要到外面去看看，我就不相信在一刹那间地球就绕太阳公转了五百圈。”

青年人说着猛地侧过身来，用臂肘撑起上半身就要往下溜，无奈连接着贴身电极的一簇簇导线束缚住他，使他动弹不得。

主任和身旁的一位医生见状急忙上前把青年按住，两个人一起用力才把他扳回到原来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操作台前的医生们接二连三地惊叫起来：“报告主任，血压突然升高。”“报告主任，脑电图出现畸波。”“报告主任，心律失常，左心室出现颤动。”

苏霁主任让身边那位医生看护病人，随即抽身一溜小跑来到各段操作台前巡视情况。“主任，不好啦，老先辈休克啦。”

主任还没站稳脚跟，就听见刚才在病人身边护理的那位医生惊叫起来。他转身跑了回来，就见青年人双目紧闭，脸色蜡黄，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刚刚出现的生机又被死神夺走了。

主任仔细查看了一系列有关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找到了青年人致病的原因：停顿了500年的循环系统刚刚启动，各项功能还很脆弱；病人心情过于激动，致使血压大幅升高；脆弱的心脏不堪重负，结果就发生了心室颤动，致使血压骤降，氧合受阻，最后导致全身代谢瘫痪。

经验丰富的苏霁主任临危不乱，果断地下令将病人重新导入主机孔洞，指挥作业组的医生们对病人进行了一系列物理、化学、生物和临床医学的全方位治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终于使病人的生理机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主任这次吸取了教训，他不再让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出洞，却开动睡眠机将他导入睡眠状态。

“我们不要再急于和老先辈对话，应该先让他在睡眠中逐渐强化和巩固各项生理机能，持续一段足够的时间后再把他唤醒。”苏霁主任说完留下一位医生跟自己看守机房，让其余的同事们回去休息了。

2

人工睡眠一连持续了7昼夜。在这段时间内，通过理疗和药物的联合作用，青年体内受损的组织得到了修复；同时，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已接近健康人的水平。要不要解除睡眠？实验室课题组成员对此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继续维持睡眠，有人认为应该唤醒病人，让他在清醒状态下逐步适应正常人的生活。主任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他认为无限期的睡眠无助于病人的康复。因为不能进食，消化系统得不到锻炼，病人也就无法进入正常的生活。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实验室作业组解除了对病人的人工睡眠。几分钟后，仰卧在平台上的青年打了个哈欠，慢慢睁开了惺忪的睡眠。

“您想喝点水吗？”苏霁主任朝青年人凑过脸去微笑着问道。这次他没加“老先辈”这个称谓，为的是避免由此引起争论而影响到病人的情绪。

“谢谢，我正有点口渴。”青年不假思索地答道，眼神怔怔地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主任让一位女助手递过一瓶接近体温，添加了多种营养物的淡黄色溶液。青年人伸手接过去咕咕地喝了大半瓶，然后把瓶子送还给她。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登上了那座大雪山的顶峰，感觉真是太爽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最高的……”

青年人诉说着他在梦中的情景。主任和医生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跟他搭腔。青年人唱了一阵独角戏，见无人应和，便睁大眼睛审视周围的环境。

“啊，我是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青年人惊异地打量着眼前这些奇形怪状的机器和一群身穿白色长罩衫的男男女女。

主任把一周前对他讲的话又慢条斯理地述说了一遍，可青年人就是不相信这是五百年后的世界。

“先生，您不妨先看一看这张报纸。”主任让女助手拿来一张图文精美的《江城晚报》递给青年。青年人接过报纸，头版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大字蓦然映入眼帘：

一位20世纪青年学子的再生

据《秦淮风情》周刊记者逸风报道，2495年3月18日上午，我社区科学考察队正在青藏高原一座巍峨的无名雪山上作业。突然，伴随着一声雷鸣般的轰鸣，在科考队右侧一百多米的山坡上滑下一块巨大的积雪。几秒钟后，一位队员看到在滑落的那块雪体边缘处露出一个蓝色的长条形物体。待雪崩平静后，几名队员迂回爬行过去，发现那个蓝色物体原来是一位登山者的遗体。死者身穿深蓝色的羽绒棉服，头戴皮帽，看样子是一位青年男子。通过查看遇难者随身携带的证件，得知他是20世纪末中国FD大学社会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名叫代越，是一位业余登山队员，遇难时年方26岁。遗体呈冰冻状态，无明显外伤。队员们认为存在复活的可能性，使用卫星电话报告了社区民生署，随即又用周围的积雪将尸体掩埋起来，以保持原来的温度和湿度。

民生署闻讯立刻约请清源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解剖学专家，遗体再生实验室主任苏霁博士前往营救。

苏霁教授因发明健康人遗体再生技术荣获世界医学会天使奖。人体再生术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包括细胞复活术、凝血复流术、心脏起搏术和呼吸功能再造术等一系列精密的操作。其中最关键也是最繁难的是脑细胞复活术，成功的作业可以使复苏者保持前生的一切记忆。

苏霁教授带领几名助手乘变翼高速直升机火速赶赴现场，他们即刻将遗体装进一个专用的恒温保湿柜内运回清大医学院遗体再生实验室。遗体经仪器检测后立即放入一套复杂的大型装置内实施复苏术。经过作业组16个小时的紧张工作，这位年轻而英俊的20世纪老先辈终于获救了。

读完这段报道，代越看了看发稿日期，是2495年3月19日。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又反复地看了几遍，白纸黑字依然是那样地清晰无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代越自言自语地小声嘀咕着，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问号。

难道雪崩后短短的一瞬间地球就公转了五百圈，世界就前进了五百年？他用手指捻了捻那张用汉字印刷的报纸，难道这就是五百年后的报纸？他左右打量一下这间高大宽敞的屋子，难道这就是五百年后的建筑？他又仔细端详着眼前那些身穿白色长罩衫的男男女女，难道这就是五百年后的医生？

“代先生，这回您该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吧？”主任冲代越亲切地笑笑说。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大夫。”代越激动地说。“读了这张报纸，我不能不承认自己曾在雪山上长眠了五百年，我更感谢各位医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各位的再造之恩我代越会没齿不忘的。可是我在感性上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世界竟然在刹那间飞跃了五百年。”

“代先生，我理解您的心境。”主任笑呵呵地冲代越点点头。“其实您在时间感觉上的困惑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五百年前，当您不幸被冰雪掩埋以后，您的脑细胞就完全停止了活动。从这以后您不可能再有时间的概念，此后的五百年对您来说完全是个空白。时间的概念是由脑细胞的活动产生的。脑细胞活动次数越多，就感觉时间越长；脑细胞活动次数越少就感觉时间越短；脑细胞没有活动就没有时间感。这种关系也可以在睡眠中体现出来。同样是睡8小时，做的梦越多，我们就感觉睡得时间越长。如果这一夜做的梦很少，早晨醒来后就感觉睡得时间很短，好像刚睡着不久就醒来了。”

苏霁的一番话使代越彻底醒悟过来，随即又陷入一种无名的悲怆。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漂泊在茫茫的太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昨天的队友，昨天的同学，昨天的亲人们早已经灰飞烟灭，恐怕连他们的墓地都荡然无存了。代越吁代越，你现在成了五百年前的旧世遗民，没有同事，没有亲友，没有任何一个相识的人。代越啊代越，你该如何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呢。

课题组决定，今后不再对代越实施人工睡眠。苏霁主任试着让他进食一些易消化的食物，以便让病人的胃和整个消化系统运作起来。食物是一种淡黄色的半流质制品，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及一些药物。代越觉得味道不错，吃完一小杯后还要求加量。主任委婉地回绝了他的要求，说初次进食不宜吃饱，等以后胃肠功能健全了，好吃的东西多着呢。从这天开始，主任让代越定时定量进食营养餐。病人的睡眠不再人为地干预，就让他按照自己的生物钟自然地入睡，自然地醒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逐渐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习惯。

一周后，病人的各项生理机能渐趋正常，主任把他从复苏机上解放出来，安置在与机房相毗邻的一间宽敞明亮的病房中。代越的体质依然有些虚弱，主任说要暂时限制下地运动，只能躺在那张可调节角度的大床上休息。

端阳和袅袅是专门负责看护代越的两位年轻女护士。主任叮嘱她们，可以跟这位老先辈聊聊天，但话题只能限于饮食起居，花鸟鱼虫之类的生活小品，不可以涉及当今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主任解释说，因为代越是五百年前的旧世遗民，思想观念与当今社会相去甚远，一些重大的话题恐怕会使他情绪激动。在目前情况下，病人不宜承受强烈的刺激。

两位女孩性格迥然不同，端阳文静持重，袅袅活泼张扬，但他们在工作上却是同样地严肃认真，尽职尽责。

一天下午，端阳来病房与袅袅接班，工作上的事情交接完了，袅袅还舍不得离去，她想跟这位年轻英俊的老先辈多待一会儿。

代越夸袅袅的名字好听，问她姓什么。袅袅说：“我没有姓。”“没有姓，那你父亲姓什么？”“姓周。”“你母亲姓什么？”“姓延。”代越笑笑说：“那怎么能够说你没姓呢？可以姓周或者姓延嘛。”

“不可以，不可以嘛。”袅袅拨浪鼓似的摇着头说。

代越觉得奇怪，他扭头看看端阳问道：“端阳小姐，你的名字也不带姓吗？”

端阳笑笑说：“我的名字是由我父母两个人的姓组成的。我父亲姓端，我母亲姓阳，我就叫端阳。”

“多好的名字呀，又好听又有意义，端阳还是个纪念屈原的节日呢。”

代越称赞着端阳，又回头瞟一眼袅袅，就见她正在摘掉护士帽，一头靓丽的长发瀑布似的洒落下来。他忍不住又提起刚才那个问题：“端阳可以以姓代名，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可以带上姓呢，是不是嫌这样组成的姓名太长了呢？”

袅袅似乎是害怕代越提问，冲他做了个鬼脸，说了声再见便转身快步离去了。代越看着她那轻盈的身段和飘飞的秀发，觉得像是飞走了一只燕子，一只新时代的燕子。

唉，这个女孩简直就是个小精灵，代越心里感叹着。短短三天的相处，代越就发觉袅袅身上透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灵气。他想起20世纪末期人们常把一些前卫的年轻人称作新人类，那么刚才这个小精灵该属于超新人类了吧。

“老先辈，您在想什么呢？”端阳搬了把折叠椅坐在代越那张大床旁边。

“我，我在想袅袅刚才说的话。她说她的名字前面不可以缀上姓，端阳，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她是统生人嘛。”端阳一字一板地答道。

“统生人？什么是统生人呀？”代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名词。

“统生人就是由社区统一组织生产的人。”

“统一组织生产？生儿育女是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怎么还要统一组织生产呢？”

“唉，老先辈，您就别追问了，这些事太复杂，我一时也说不清的。”

端阳有些惴惴不安。她忽然想起主任嘱咐的话，跟老先辈聊天不要触及社会现状。她后悔自己说走了嘴，扯出了“统生人”这个名词。

代越识趣地不再往下追问。主任曾对他讲过，因为他身体还很虚弱，目前不宜讨论社会方面的重大话题，有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也暂时免阅，待将来身体康复后再补这一课。代越固然是迫切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新世界，无奈目前身不由己，也只好好听从人家的安排了。他只盼着赶快恢复健康，到那时自然就可以走出去亲眼看看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了。

端阳开始给代越做理疗。她使用一台叫不上名目的电子装置分别在病人的头部、胸部和腹部实施治疗，以使那些因冻伤而受损的组织和器官恢复功能。

做完电磁理疗，端阳又张罗着给代越做足部按摩。她请病人伸出双脚，然后用一只光滑的圆头小木棒在他的脚掌上按揉，从脚趾到脚心再到脚跟反复地操作。随着按摩棒在不同反射区的移动，代越就感觉身体中相应的部位有一种酸胀而麻酥酥的感觉。代越在前世就听说过足底按摩疗法，没想到这种古老的医术居然能流传到25世纪。

代越审视着眼前这位神态安详的女孩，觉得她和20世纪的女孩子没有什么两样，这使他感到格外的亲切。传统的医术，传统的女孩，代越眯着眼睛静静地靠坐在那里，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前生那个时代。

4

由于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代越的体质恢复得很快，两周后就被允许下床在屋子里走动了。

随着体质和精力的增强，代越的心气越来越高了，他不满足于室内的活动，总想到外面去逛逛。代越向护士提出这个要求，护士请示了主任。主任说，可以让病人在病房前的院子里走一走，但有一个限制，病人不可以走出这个小院。

整个遗体再生实验室是一座封闭式的大院，周围是一圈石头砌筑的高墙。大院正面的大门似乎永远是关闭的，不知这里的工作人员和病人是从哪里出入的。主任指定允许代越散步的场所只是这个大院中众多的子院落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用铁艺栅栏围成的小巧的花园，里面有草坪和花坛，环形的甬路中央有一个梅花形的喷水池，池子里放着五颜六色叫不上名字的鱼儿。

开始时，代越到这个小花园来散步总会有护士陪伴着他。后来代越对这种跟踪似的服务有些不自在，便请主任允许他独自在园子里待一会儿。主任答应了老先辈的要求，取消了护士的陪伴，但要求他在园子里逗留的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

没过几天，代越又有些不太满足于这个小小的天地了，他想到园子外面去走走。他发现花园围栏的东南角有一个小铁门，但这个唯一的院门总是锁着的，自己等于被软禁在这里。

一天上午，代越照例到园子里散步，偶然间发现那扇平时锁闭的小门打开了一条缝，这大概是什么人从这里出去忘记锁门了吧。真是天赐良机，何不趁此机会到外面去看看呢。代越左右看看没人便轻轻打开小门做贼似的闪身溜了出去。

代越沿着草坪上的石板甬路往北走，穿过一片小树林往左拐，发现前方是一道用大石块筑成的高高的围墙。这高墙外面又是什么呢？代越真想跨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这又谈何容易呢。无奈中，代越沿着石墙近旁的甬路走着，盼望着能够找到一个出口。

绕过一片盛开的桃花林，代越倏忽发现前方有一座紧贴围墙的小院。小院的门是敞开的，不断有人从这里进进出出。这里会不会是通往外界的出口呢？代越仗着胆子走了进去，沿着院子中央的甬路穿过一个月亮门，就见左边有一个敞开的门厅直通高墙的外面，代越站在门厅里面呆呆地冲外面望了一会，有心出去看看，却不敢轻易逾越雷池一步。代越看看手表，“放风”的时间只剩十来分钟了，便一溜小跑回到原来的小花园去。

自打发现了那座通往外界的门厅，代越的“野心”便膨胀起来，他做梦都想看到高墙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经过几天的酝酿，代越壮足了胆子，他决定背着主任和护士做一次探险。

这天上午，代越“放风”时见花园的小门又没上锁，便毫不犹豫地推门出去，轻车熟路地来到那座通往石墙外面的小院里。出乎他意料的是，几天前见到的那座洞开的门厅今天却大门紧闭，锁得严严实实。代越顿时心灰意冷，站在那里对着紧闭的大铁门发呆。

“先生，您要出去吗？”

代越突然听到一声问讯，回头一看，发现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小伙子向他走来。

代越有些做贼心虚，却还是硬着头皮搭了腔：“是的，我想到外面去散散步，您可以帮我开一下门吗？”

“先生，您是在这里住院的病人吧。”小伙子打量了一下代越身上的住院服。“主任交代过，这里的病人一般是不允许走出这个大院的。”

“我今天得到苏霁主任的特许，他答应我到外面去散散步，您就辛苦一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代越急中生智，随口编出一句谎话。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便吧。”小伙子丝毫没有怀疑会有人说谎，赶忙给这位病人打开了大门。

“您什么时候回来，按一下大门右上角的门铃就行了，我随时可以为您开门。”小伙子目送病人走出大门，然后慢慢地把门关上。

出了大门，代越顿觉视野豁然开朗起来，原来这座城堡似的石墙大院就坐落在一处小山岗上。

站在这里俯瞰四周，前面是郁郁葱葱的原野，河湖港汊点缀其间。山坡下左侧是一处高尔夫球场，右侧是一片林木掩映中的楼群，看样子像是一座大学。

代越沿着山坡上长长的石阶拾级而下，一直来到山脚下的草坪上。他本想顺着青石

板铺成的大道到疑为校园的地方去看看，无奈双腿有点发软，便只好先坐到路旁树荫下的长椅上歇息一下。

代越抬头看看天空，瓦蓝瓦蓝的，就像是刚刚用清水洗过的那样洁净；几朵棉团似的白云悠闲的飘移着，显得是那样怡然自得。代越从小就知道碧空如洗这个词语，可在他的有生之年却从未见到过这种景象，想不到在五百年后的新世界才亲眼领略到这番境界。

蓦然间，一阵熏风送来一股清雅宜人的芳香，那是一种从未领略过的香味。代越环顾四周，并未发现附近有什么鲜花，只有近前几株垂柳的枝条在随风摇曳。莫非这香气是从这些柳枝上放出来的吗？代越好奇地起身拈起一根低垂的柳枝放到鼻子跟前嗅了嗅，果然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跟刚才随风飘来的那种芳香毫无二致。啊，这真是一个新世界，连柳树也会放出香气，这就是新时代的气息吗？

歇息了一会儿，代越觉得有了些力气，便又起身向着刚才看到的那片楼群走去。他料想那里应该是一所大学的校园，他想看看新世界的大学是个什么样子。

代越沿着洁净的石板路走着，道路两旁是绿油油的草坪，草坪中用五色美女樱植成各种图案，有飞禽走兽，也有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代越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天是新的，地是新的，空气是新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颖，那么可爱。沐浴着新世界的阳光，呼吸着新天地的甘美空气，代越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前生最喜爱的校园歌曲。他还不会唱新歌，但他已然爱上了这个新世界。

代越终于走进那片林木掩映中的楼群。这里果然是一所大学，汉白玉大门上方镌刻着“清源大学医学院”几个镏金大字。校园内，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楼宇错落有致地布列在草坪、花圃和林木之间。一群群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徜徉在大大小小的甬路上，说说笑笑，一派亲密无间的样子。他们穿着不同，肤色各异，却几乎都是操着同一种语言。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呢？代越一时听不大懂。代越读大学时选修过多种外语，他听得出那不是英语，不是法语，不是德语，也不像斯拉夫语族的各个语种，更不是东方的日语和高丽语。他跟在一群人后面又仔细地听了一会儿，觉得那种语言与19世纪时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制的世界语 Esperanto 有点相似，但有些词语的发音还是与那种世界语有所不同。

代越不禁有些失意，难道当今世界上就通用这种语言。自己连这种通用语言都不会，将来怎么能融入这个社会呢。

代越不死心，他默默地跟在人群后面，看他们会不会讲汉语，或者英语法语之类的语言。他希望能够跟他们找到共同的语言，这样就可以通过他们了解一些这个新世纪的信息。

代越尾随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转过两栋楼宇，来到一个马蹄型的小湖边。那群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阵，便来到那个伸入湖心的半岛上，坐在几只长椅上休息。代越若无其事地跟了过去，他见靠外首的一只长椅上还有个空位便硬着头皮坐了下来。顿时，人群中十几双眼睛纷纷把目光聚焦到这位不速之客身上。代越低头看看自己那身宽大的住院服，不由得一阵忐忑不安。唉，真是羊群里出骆驼，我怎么穿着这身行头闯到大学校园里来了，人家不会怀疑我是个疯子吧。

“先生，您是在清大附属医院住院的客人吧？”

坐在代越身边的一位穿彩条T恤衫的小伙子礼貌地欠欠身问道。他说的是汉语，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

“嗯，我正是从那里来的。因为老在病房里待着太无聊，就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溜达到这儿来了。”代越竭力作出一副随意的姿态，自我解嘲地说。

代越低头看了看住院服上印着的字样，上面只写着“清源大学附属医院”几个字，并没有标注着“遗体再生实验室”之类的文字，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您就是清大医学院的学生吧？”

代越试着跟身边那个小伙子搭讪起来。对方告诉他，自己是医学检测系三年级学生，专攻生化测试专业。

“看来你们好像都很清闲，今天上午没有课吗？”代越说话已然不像当初那么紧张了。

“今天是星期日，没课。平时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地苦读，难得有这点空闲，谁不想乘机放松一下呢。”坐在代越左边另一只长椅上的一位黑人女孩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回答着。

代越哈哈一笑，故作风趣地说：“唉，瞧我这个老病号，整天待在病房里，浑浑噩噩地连哪天是什么日子都不知道了。”

“恕我冒昧，看样子您好像挺孤单的。您的情友们不经常来病房看望您吗？”代越斜对面一位碧眼金发的大男孩用不太标准的汉语问道。

代越听对方说到“情友”，不知是什么意思，寻思是不是“亲友”，便试探着问道：“您刚才说什么‘情友’？是不是指‘亲友’呀。”

“不是‘亲友’，我是说‘情友’，爱情的情。”对方把“情”字咬得很清楚，并且还加重了音调。

“情友？”代越眨巴着眼睛苦苦寻思着，可他怎么也想起在汉语中有“情友”这个词眼。

唉，什么情友亲友的，跟他较什么真，就说“他们不常来”敷衍过去算了。可他转念一想不能敷衍，既然来到这新世界，就要学习，不懂装懂怎么能够认识新事物呢。

“先生，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情友’呢？”代越谦恭地向那位白人大男孩请教着。

“先生，您真的不懂什么叫‘情友’？”对方惊异地看着代越。

“我，我真的没听说过‘情友’这个词眼。”

“那可真是有点奇怪了，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没人知道‘情友’呢。”白人大男孩显得很困惑。

代越怕对方刨根问底使他暴露身份，便随口胡扯道：“这位朋友不要见怪，说实话，在下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那里实在是闭塞极了，就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下平生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孤陋寡闻，还要请您不吝指教啊。”

白人大男孩哑然一笑，眨着一双蓝眼睛审视着面前这位神态不太正常的住院病人，